

國民法官制度下 精神鑑定的新風貌(三)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iatry
Assessment under Lay Judge System (III)

廖建瑜 Chien-Yu Liao*



摘要

精神鑑定結果左右職業法官審判決定，對於一般國民所擔任之國民法官可能更有權威效應之影響及複數鑑定上判斷困難，因此在精神鑑定前之資料蒐集及避免複數鑑定形成極為重要，並且職業法官應盡指示說明之義務使國民法官明白精神鑑定之證據屬性及其證明力的界限，而精神鑑定人也必須修正以往法庭活動模式，以更簡明方式讓國民法官理解鑑定過程及結論，而最後在進行評議過程中職業法官應讓國民法官了解精神鑑定與責任能力判斷之關聯性，並協助在複數鑑定中提供判斷優劣的觀察角度。

The results of the psychiatry assessmen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judges, and may have more authoritative effects on the lay judges, not to mention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法官 (Judge of Taiwan High Court)

關鍵詞：國民法官指示 (instruction for the lay judges)、控制能力 (controlling ability)、終局評議 (final court deliberation)、終極問題 (ultimate issue)、辨識能力 (recognizing ability)、鑑定會議 (committee for the assessment)

DOI : 10.5310/241553062023060080008

diverse assessments which cause the difficulty in respect of decision-making.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collect information before the psychiatry assessment and to avoid the diverse assessments. Besides, the professional judges should fulfill the duty to instruct the lay judge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limits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psychiatry assess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ert witness of the psychiatry should revise the pervious pattern of the activity at court, making the process of the assessment as well as the conclusion more concise for the lay judges. Finally, in the phase of the court deliberation, the professional judge should make the lay judges aware of the relevance of the psychiatry assessment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capacity for responsibility, assisting in provid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valuation when having diverse assessments.

本文上篇載於本報告第81期，106-120頁。

四、日本裁判員制度之借鏡

(一) 關於究極問題 (ultimate issue) 之提問

日本在裁判員制度實施前，法院對於鑑定人在鑑定書上直接使用心神喪失之法律用語只是偶然用來表示精神障礙程度，並不影響鑑定之有效性¹，更有認為鑑定人在鑑定書上可自由加入自己法律意見，法院完全以獨立角度解釋法律不受任何人的意思所拘束²，但學界對精神鑑定人證言範圍是否應設限，有提出質疑的看法，認為傳統精神鑑定除說明精神障礙存

1 大判昭和8年5月18日，刑集12卷，599頁。

2 名古屋高金沢支判昭和26年4月20日，特報30号，53頁。

在及程度外，習慣上還要說明行為發生當時辨識、控制能力有無，明確說出心神喪失等法律判斷，是超出精神鑑定人的任務³，但是現實上即使在鑑定書面上未就究極問題不予記載的話，在鑑定人的交互詰問中關於心神喪失、心神耗弱、完全責任能力尋求鑑定人意見的問題，在實務慣行是廣泛進行，在美國法上關於鑑定人究極問題的問答，對職掌事實認定者因受權威性過度影響而侵害可能性高，以及法律問題並非精神專業可發揮之處，在日本責任能力之判斷存在相同問題。由精神鑑定人根據專業知識確認被告的精神狀態和法院在此事實基礎上做出法律評估確定心神喪失、心神耗弱和完全責任能力，在理論應該是分開，法對被告行為時精神態狀是否構成心神喪失是一個法律問題，應由法院決定。特別是在只有首次參與事實認定資歷的裁判員加入，須有別以往不同特殊考慮，以確保訴訟正當性，對於精神鑑定人究極問題之回答應嚴格限制⁴。

（二）關於精神鑑定書面之呈現

以前精神鑑定是用鑑定書來閱讀而達成理解，使用許多困難的專業術語且非常長，然而在裁判員制度下是要讓裁判員用聽的就能理解，以問題點相配合之摘要方式呈現，對於傳統鑑定報告格式很困難達成，日本最高檢察廳為此設立精神鑑定研究會，召集精神科醫師成員有松下正明、五十嵐禎人、岡田幸之、田口壽子，目的在裁判員審理中提供通俗易懂、迅速準確之精神鑑定證明，而於2008年5月公布A案與B案二種鑑定書面格式。A案係參考從事司法精神醫學之精神科專門醫師岡田幸之，關於編寫刑事責任之精神鑑定書面指南研究報告書中鑑定書之基本格式，以使裁判員審理中容易使用之角度加以修改而

3 淺田和茂，「責任能力と精神鑑定」，犯罪と刑罰，21号，2011年11月，62-63頁。

4 竹川俊也，刑事責任能力判断における精神鑑定人の役割（2・完），早稲田法学会誌，66卷1号，2015年10月，194-196頁。